宋史/卷490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卷四百八十九

宋史四百九十
列傳卷第二百四十九　外國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敕修

卷四百九十一

天竺 于闐 高昌 回鶻 大食 層檀 龜茲 沙州 拂菻

天竺

天竺國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復曰婆羅門。俗宗浮圖道，不飲酒食肉。漢武帝遣使十餘輩間出西南，指求身毒，為昆明所閉，莫能通。至漢明帝夢金人，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由是其教傳於中國。梁武帝、後魏宣武時，[1]皆來貢獻。隋煬帝志通西域，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唐貞觀以後，朝貢相繼。則天天授中，五天竺王並來朝獻。乾元末，河隴陷沒，遂不復至。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

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晉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以其所歷甘、沙、伊、肅等州，焉耆、龜茲、于闐、割祿等國，又歷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並詔諭其國令人引導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八年冬，東印度王子穰結說囉來朝貢。

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為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隨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為都人之所傾嚮，財施盈室。眾僧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偽為奏求還本國，許之。詔既下，曼殊室利始大驚恨，眾僧諭以詔旨，不得已遲留數月而後去。自言詣南海附賈人船而歸，終不知所適。

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自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慙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為引導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諸沉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國僧統表，詞意亦與沒徙曩同。

施護者，烏塡曩國[2]人。其國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羅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曩誐囉賀囉國，又西行十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誐惹曩國，又西行至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阿囉尾國，又西行十二日至未曩囉國，又西行十二日至鉢賴野迦國，又西行六十日至迦囉挐俱惹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摩囉尾國，又西行二十日至烏然泥國，又西行二十五日至囉囉國，又西行四十日至蘇囉茶國，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自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拏國，又西行一月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護之所述云。

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至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語不多令，附表願至中國譯經，上優詔召之。法遇後募緣製龍寶蓋袈裟，將復往天竺，表乞給所經諸國敕書，遂賜三佛齊國王遐至葛、古羅國主司馬佶芒、柯蘭國主讚怛羅、西天王子謨駄仙書以遣之。

雍熙中，衞州僧辭澣自西域還，與胡僧密坦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又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師。永世自云：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衣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為飾，出乘象或肩輿，以音樂螺鈸前導，多遊佛寺，博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衣大紬縷金紅衣，歲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冤抑，候王及妃出遊，即迎隨伸訴。署國相四人，庶務並委裁制。五穀、六畜、果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有文漫圓徑，如中國之制，但實其中心，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烟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姓張，名哩沒，用錦綵為衣，每遊獵，三二日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無錢貨，以雜物貿易。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

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隨舶至海岸，持帝鐘、鈴杵、銅鈴各一，佛像一軀，貝葉梵書一夾，與之語，不能曉。

天聖二年九月，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護等來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束帛。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賜紫方袍。景祐三年正月，僧善稱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

于闐

于闐國，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安、史之亂，絕不復至。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來貢。高祖命供奉官張匡鄴[3]持節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

建隆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為柙；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其使言：本國去京師九千九百里，西南抵葱嶺與婆羅門接，相去三千餘里，南接吐蕃，[4]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源出崐岡山，去國城西千三百里。每歲秋，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土宜蒲萄，人多醞以為酒，甚美。俗事妖神。

乾德三年五月，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其國宰相因善名等來，致書樞密使李崇矩，求通中國。太祖令崇矩以書及器幣報之。至是冬，沙門道圓自西域還，經于闐，與其朝貢使至。四年，又遣其子德從來貢方物。

開寶二年，遣使直末山來貢，且言本國有玉一塊，凡二百三十七斤，願以上進，乞遣使取之。善名復至，貢阿魏子，賜號昭化大師，因令還取玉。又國王男總嘗貢玉　　刀，亦厚賜報之。四年，其國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疏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為貢，詔許之。

大中祥符二年，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廝溫等以方物來貢。廝溫跪奏曰：「臣萬里來朝，獲見天日，願聖人萬歲，與遠人作主。」上詢以在路幾時，去此幾里。對曰：「涉道一年，晝行暮息，不知里數。昔時道路嘗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闐，道路清謐，行旅如流。願遣使安撫遠俗。」上曰：「路遠命使，益以勞費爾國。今降詔書，汝即齎往，亦與命使無異也。」

初，太平興國中有澶州卒王貴者，晝忽見使者至營，急召貴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虛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室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容衞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以聞，太宗釋之。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出城，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永寶」，州以獻。

天聖三年十二月，遣使羅面于多、副使金三、監使安多、都監趙多來朝，貢玉鞍轡、白玉帶、胡錦、獨峯橐駝、乳香、硇砂。詔給還其直，館于都亭西驛，別賜襲衣、金帶、銀器百兩、衣著二百，羅面于多金帶。

嘉祐八年八月，遣使羅撒溫獻方物。十一月，以其國王為特進、歸忠保順　　鱗黑韓王。羅撒溫言其王乞賜此號也，于闐謂金翅烏為「　　鱗」，「黑韓」蓋可汗之訛也。羅撒溫等以獻物賜直少不受，及請所獻獨峯橐駝。詔以遠人特別賜錢五千貫，以橐駝還之，而與其已賜之直。其後數以方物來獻。

熙寧以來，遠不踰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所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龍鹽、西錦、玉鞦轡馬、膃肭臍、金星石、水銀、安息鷄舌香，有所持無表章，每賜以暈錦旋襴衣、金帶、器幣，宰相則盤毬雲錦夾襴。

地產乳香，來輒群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始詔惟齎表及方物馬驢乃聽以詣闕，乳香無用不許貢。

四年，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暈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路遠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貢未回，重複數百言。董氈使導至熙州，譯其辭以聞。詔前三輩使人皆已朝見，錫賚遣發，賜敕書諭之。神宗嘗問其使去國歲月，所經何國及有無鈔略。對曰：「去國四年，道塗居其半，歷黃頭回紇、青唐，惟懼契丹鈔略耳。」因使之圖上諸國距漢境遠近，為書以授李憲。八年九月，遣使入貢，使者為神宗飯僧追福。賜錢百萬，還其所貢師子。

元祐中，以其使至無時，令熙河間歲一聽至闕。八年，請討夏國，不許。

紹聖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篤又言，緬藥家作過，別無報效，已遣兵攻甘、沙、肅三州。詔厚答其意。知秦州游師雄言：「于闐、大食、拂菻等國貢奉，般次踵至，有司憚於供賚，抑留邊方，限二歲一進。外夷慕義，萬里而至，此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自是訖于宣和，朝享不絕。

高昌

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敞、人民昌盛以為名焉。後魏初，沮渠無諱自署高昌太守。無諱死，茹茹以闞伯周為高昌王，高昌有王始於此。後魏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侯君集平其國，以其地為西州。安、史之亂，其地陷沒，乃復為國。語訛亦云「高敞」，然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

建隆三年四月，西州回鶻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三年十一月，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琉璃器、琥珀盞。太平興國六年，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厮蘭漢」，遣都督麥索溫來獻。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八年，其使安鶻盧來貢。

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等還，敘其行程[5]來獻，云：

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渡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女喎子族，族臨黃河，以羊皮為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栰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為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月亦如之。次歷臥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蟲太子族，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因族，蓋達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次歷阿墩族，經馬駿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鴈之類甚眾。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敕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為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

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喫鐵石。又生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粮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用本國法設祭，出詔神禦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地名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

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為穴以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即為日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碭。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鴈。樂多琵琶、箜篌。出貂鼠、白氈、繡文花蕊布。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石為筒，貯水激以相射，[6]或以水交潑為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游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樂於其間。游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緘鎖甚謹。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所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眾熨、小眾熨、樣磨、割祿、黠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名甚眾。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賑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夭死。

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

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放牧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為羣，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鷂鵰鶻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　　，鷙禽捕食之。

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為優戲，至暮。明日汎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游佛寺，曰應運太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

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嘗有烟氣涌起，無雲霧，至夕光燄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者著木底鞾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卉木。人白晳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為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匹，其駑馬充食，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

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九月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謂其王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契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

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國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

景德元年，又遣使金延福來貢。

回鶻

回鶻本匈奴之別裔，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後魏號鐵勒，唐初號特勒，後稱回紇。其君長曰可汗，自貞觀以後朝貢不絕。至德初，出兵助國討平安、史之亂，故累朝恩禮最重。然而恃功橫恣，朝廷雖患其邀求無厭，然頗姑息聽從之。元和中，改為回鶻。[7]會昌中，其國衰亂，其相馭職者擁外甥將龐勒西奔安西。既而回鶻為幽州張仲武所破，龐勒乃自稱可汗，居甘、沙、西州，無復昔時之盛矣。

歷梁、後唐、晉、漢、周，皆遣使朝貢。後唐同光中，冊其國王仁美為英義可汗。仁美卒，其弟仁裕立，冊為順化可汗，晉天福中，又改為奉化可汗。仁裕卒，子景瓊立。先是，唐朝繼以公主下嫁，故回鶻世稱中朝為舅，中朝每賜答詔亦曰外甥。五代之後皆因之。

建隆二年，景瓊遣使朝獻。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二年，遣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犛牛尾、貂鼠等。三年，遣使趙黨誓等四十七人以團玉、琥珀、紅白犛牛尾為貢。開寶中累遣使貢方物，其宰相鞠仙越亦貢馬。

太平興國二年冬，遣殿直張璨齎詔諭甘、沙州回鶻可汗外甥，賜以器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璜之用。五年，甘、沙州回鶻可汗夜落紇密禮遏遣使裴溢的等四人，以橐駝、

名馬、珊瑚、琥珀來獻。

雍熙元年四月，西州回鶻與婆羅門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同入貢。四年，合羅川回鶻第四族首領遣使朝貢。端拱二年九月，回鶻都督石仁政、麼囉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黃水州巡檢四族並居賀蘭山下，無所統屬，諸部入貢多由其地。麼囉王子自云，向為靈州馮暉阻絕，由是不通貢奉，今有內附意。各以錦袍銀帶賜之。

咸平四年，可汗王祿勝遣使曹萬通以玉勒名馬、獨峯無峯橐駝、賓鐵劍甲、琉璃器來貢。萬通自言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縛繼遷以獻。因降詔祿勝曰：「賊遷凶悖，人神所棄。卿世濟忠烈，義篤舅甥，繼上奏封，備陳方略，且欲大舉精甲，就覆殘妖，拓土西陲，獻俘北闕。可汗功業，其可勝言！嘉歎所深，不忘朕意。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統制。」特授萬通左神武軍大將軍，優賜祿勝器服。

景德元年，夜落紇遣使來貢。四年，又遣尼法仙等來朝，獻馬。仍許法仙遊五臺山。又遣僧翟入奏，來獻馬，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賜名額，不許。

大中祥符元年，夏州萬子等軍主領族兵趨回鶻，回鶻設伏要路，示弱不與鬬，俟其過，奮起擊之，勦戮殆盡。其生擒者，回鶻驅坐於野，悉以所獲資粮示之，曰：「爾輩狐鼠，規求小利，我則不然。」遂盡焚而殺之，唯萬子軍主挺身走。鎮戎軍以聞，上曰：「回鶻嘗殺繼遷，世為讎敵。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軼之狀，意頗輕視之。量其兵勢，德明未易敵也。」其年，夜落紇、寶物公主及沒孤公主、娑溫宰相各遣使來貢。東封禮成，以可汗王進奉使姚進為寧遠將軍，寶物公主進奉曹進為安化郎將，賜以袍笏。又賜夜落紇介胄。

三年，又遣左溫宰相、何居錄越樞密使、翟符守榮等來貢。是年，龜茲國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監使翟進來進香藥、花蕊布、名馬、獨峯駝、大尾羊、玉鞍勒、琥珀、碙石等。四年，翟符守榮等三十人請從祀汾陰。其年，夜落紇遣使貢方物，秦州回鶻安密獻玉帶於道左。禮成，以翟符守榮為左神武軍大將軍，安殿民為保順郎將，餘皆賜冠帶器幣。其年，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立功首領，請加恩賞。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補署。

六年，龜茲進奉使李延慶等三十六人對于長春殿，獻名馬、弓箭、鞍勒、團玉、香藥等，

優詔答之。

先是，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夜落紇貢奉多為夏州鈔奪。及宗哥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既而唃廝羅欲娶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為讎敵。五年，秦州遣指揮使楊知進、譯者郭敏送進奉使至甘州，會宗哥怨隙阻歸路，遂留知進等不敢遣。八年，敏方得還。可汗王夜落隔上表言寶物公主疾死，以西涼人蘇守信劫亂，不時奏聞；又謝恩賜寶鈿、銀匣、曆日及安撫詔書，仍乞慰諭宗哥，使開朝貢之路。九年，楊知進亦至，遂遣郭敏賜宗哥詔書并甘州可汗器幣。其年，使來朝貢，言夜落隔卒，九宰相諸部落奉夜落隔歸化為可汗王領國事。

天禧二年，夜落隔歸化遣都督安信等來朝。四年，又遣使同龜茲國可汗王智海使來獻大尾羊。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

天聖元年五月，甘州夜落隔通順遣使阿葛之、王文貴來貢方物。六月，詔甘州回紇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五月，遣使都督習信等十四人來貢馬及黃湖綿、細白氈。三年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溫訛進馬、乳香。賜銀器、金帶、衣著、暈錦旋襴有差。五年八月，遣使安萬東等一十四人來貢方物。六年二月，遣人貢方物。

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五人為軍主，歲給綵二十疋。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敕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往，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旦赴御史獄抵罪。

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為貿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大食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為瑞，乃糾合其眾，剽略資貨，聚徒浸盛，遂自立為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唐永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末換[8]之前謂之白衣大食，阿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

乾德四年，僧行勤遊西域，因賜其王書以招懷之。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訶末為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告以賜。是年，本國及占城、闍婆[9]又致禮物于李煜，煜不敢受，遣使來上，因詔自今勿以為獻。六年，遣使來貢方物。七年，國王訶黎佛又遣使不囉海，九年，又遣使蒲希密，皆以方物來貢。

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訶末、判官蒲囉等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崐崘奴。詔賜其使襲衣、器幣，從者縑帛有差。四年，復有朝貢使至。雍熙元年，國人花茶來獻花錦、越諾、揀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

淳化四年，又遣其副酋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舶主蒲希密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其表曰：

大食舶主臣蒲希密上言，眾星垂象，回拱於北辰；百谷疏源，委輸於東海。屬有道之柔遠，罄無外以宅心。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二儀，明齊七政，仁宥萬國，光被四夷。賡歌洽擊壤之民，重譯走奉珍之貢。臣顧惟殊俗，景慕中區，早傾向日之心，頗鬱朝天之願。

昨在本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令入京貢奉，盛稱皇帝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商，阜通遠物。臣遂乘海舶，爰率土毛，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遵玄化，以慰宿心。今則雖屆五羊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念衰老，病不能興，遐想金門，心目俱斷。今遇李亞勿來貢，謹備蕃錦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賓鐵七百斤，紅絲吉貝一段，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都爹一琉璃瓶，無名異一塊，薔薇水百瓶。

詔賜希密敕書、錦袍、銀器、束帛等以答之。

至道元年，其國舶主蒲押陁黎齎蒲希密表來獻白龍腦一百兩，腽肭臍五十對，龍鹽一銀合，眼藥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甕，千年棗、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薔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錦二段，駝毛褥面三段，白越諾三段。引對於崇政殿，譯者代奏云：「父蒲希密因緣射利，泛舶至廣州，迨今五稔未歸。母令臣遠來尋訪，昉至廣州見之。具言前歲蒙皇帝聖恩降敕書，賜以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二十疋。今令臣奉章來謝，以方物致貢。」

太宗因問其國，對云：「與大秦國相鄰，為其統屬。今本國所管之民纔及數千，有都城介山海間。」又問其山澤所出，對云：「惟犀象香藥。」問犀象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羈縻之耳；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用弓矢可以捕獲。」上賜以襲衣、冠帶、被褥等物，令閤門宴犒訖，就館，延留數月遣回；降詔答賜蒲希密黃金，準其所貢之直。三年二月，又與賓同隴國使來朝。

咸平二年，又遣判官文戊至。三年，舶主陁婆離遣使穆吉鼻來貢。吉鼻還，賜陁婆離詔書并器服鞍馬。六年，又遣使婆羅欽三摩尼等來貢方物。摩尼等對於崇政殿，持真珠以進，自云離國日誠願得瞻威顏即獻此，乞不給回賜。真宗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優加恩賚。

景德元年，又遣使來。時與三佛齊、蒲端國使並在京師，會上元觀燈，皆賜錢縱其宴飲。其秋，蕃客蒲加心至。四年，又遣使同占城使來，優加館餼之禮，許徧至苑囿寺觀遊覽。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車駕東封，舶主陁婆離上言願執方物赴泰山，從之。又舶主李亞勿遣使麻勿來獻玉圭。並優賜器幣、袍帶，并賜國主銀飾繩床、水罐、器械、旗幟、鞍勒馬等。四年，祀汾陰，又遣歸德將軍陁羅離進甎香、象牙、琥珀、無名異、繡絲、紅絲、碧黃綿、細越諾、紅駝毛、間金線璧衣、碧白琉璃酒器、薔薇水、千年棗等。詔令陪位，禮成，並賜冠帶服物。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舶船而來。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

天禧三年，遣使蒲麻勿陁婆離、副使蒲加心等來貢。先是，其入貢路繇沙州，涉夏國，抵秦州。乾興初，趙德明請道其國中，不許。至天聖元年來貢，恐為西人鈔略，乃詔自今取海路繇廣州至京師。至和、嘉祐間，四貢方物。最後以其首領蒲沙乙為武寧司階。

熙寧中，其使辛押陁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錢銀助脩廣州城，不許。六年，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陀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貢物，乞以自代，而求為將軍，詔但授麻勿郎將。其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巡，有陁婆離，有俞盧和地，有麻囉跋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巡所貢，又有龍腦、兜羅錦、毬錦襆、蕃花簟，陁婆有金飾壽帶、連環臂鈎、數珠之屬。

政和中，橫州士曹[10]蔡蒙休押伴其使入都，沿道故滯留，彊市其香藥不償直。事聞，詔提點刑獄置獄淮治，因詔自今蕃夷入貢，並選承務郎以上清幹官押伴，按程而行，無

故不得過一日，乞取賈市者論以自盜云。

其國在泉州西北，舟行四十餘日至藍里，次年乘風颶，又六十餘日始達其國。地雄壯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其王錦衣玉帶，躡金履，朔望冠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碼磄為柱，綠甘為壁，水晶為瓦，碌石為磚，活石為灰，帷幕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略與中國同。市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

建炎三年，遣使奉寶玉珠貝入貢。帝謂侍臣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故武備不脩，致金人亂華，危亡不絕如綫。今復捐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卻之，優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復遣使貢文犀、象齒，朝廷亦厚加賜與，而不貪其利，故遠人懷之，而貢賦不絕。

層檀

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地春冬暖。貴人以越布纏頭，服花錦白氎布，出入乘象、馬。有奉祿。其法輕罪杖，重罪死。穀有稻、粟、麥，食有魚，畜有綿羊、山羊、沙牛、水牛、橐駝、馬、犀、象，藥有木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薰陸。產真珠、玻璃、密沙華三酒。交易用錢，官自鑄，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居一分，禁民私鑄。元豐六年，使保順郎將層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絕遠，詔頒賚如故事，仍加賜白金二千兩。

龜茲

龜茲本回鶻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衣黃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國事。國城有市井而無錢貨，以花蕊布博易。有米麥瓜果。西至大食國行六十日，東至夏州九十日。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

自天聖至景祐四年，入貢者五，最後賜以佛經一藏。熙寧四年，使李延慶、曹福入貢。五年，又使盧大明、篤都入貢。紹聖三年，使大首領阿連撒羅等三人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熙河經略使以其罕通使，請令於熙、秦州博買，而估所齎物價答賜遣還，從之。

沙州

沙州本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大中五年，張義潮[11]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為歸義軍，以義潮為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察、營田處置使。義潮入朝，以從子淮深領州事。[12]至朱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授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

建隆三年，加兼中書令，子延恭為瓜州防禦使。興國五年，元忠卒，子延祿遣人來貢。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本軍節度，弟延晟為瓜州刺史，延瑞為衙內都虞候。咸平四年，封延祿為譙郡王。五年，延祿、延瑞為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而以其弟宗允權知瓜州。表求旌節，乃授宗壽節度使，宗允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瓜州，宗壽子賢順為衙內都指揮使。大中祥符末，宗壽卒，授賢順本軍節度，弟延惠為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賢順表乞金字藏經洎茶藥金箔，詔賜之。至天聖初，遣使來謝，貢乳香、硇砂、玉團。自景祐至皇祐中，凡七貢方物。

拂菻

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

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廝都令廝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西錦、牛、羊、馬、獨峯駝、梨、杏、千年棗、巴欖、粟、麥，以蒲萄釀酒。樂有箜篌、壺琴、小篳篥、偏鼓。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臣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並纏頭跨馬。城市田野，皆有首領主之，每歲惟夏秋兩得奉，給金、錢、錦、穀、帛，以治事大小為差。刑罰罪輕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鬬戰，鄰國小有爭，但以文字來往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為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為王名，禁民私造。

元祐六年，其使兩至。詔別賜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襲衣、金束帶。

校勘記

↑ 梁武帝後魏宣武時　「時」字原脫，據宋會要蕃夷四之八六、通考卷三三八四裔考補。

↑ 烏塡曩國　「塡」，長編卷二三、宋會要蕃夷四之八九作「填」。

↑ 張匡鄴　「匡」字原脫，據通考卷三三七四裔考、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錄補。

↑ 南接吐蕃　「南」原作「東」，據冊府元龜卷九五七、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錄改。

↑ 行程　原作「水程」，據揮麈前錄卷四、通考卷三三六四裔考改。

↑ 激以相射　「相」字原脫，據同上二書同卷補。

↑ 改為回鶻　「改」原作「訛」，據冊府元龜卷九五八、宋會要蕃夷四之一改。

↑ 盆泥末換　「末」原作「未」，據趙汝适諸蕃志卷上大食國、舊唐書卷一九八大食改。

↑ 闍婆　原作「門婆」，據諸蕃志卷上大食國、通考卷三三九四裔考改。

↑ 橫州士曹　通考卷三三九四裔考同。宋會要蕃夷四之九三作「廣州司戶曹事」。按上下文，天聖元年有令大食人取海道由廣州至京師詔；本書卷一六七職官志，諸曹官有戶曹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受納之事，疑以會要為是。

↑ 張義潮　兩唐書紀傳、通鑑都作「張義潮」，通鑑考異卷二二說：「補國史作張議潮，今從實錄、新舊紀傳。」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說：「石室本『義潮』皆作『議潮』，通鑑從眾之決定不確，反以補國史之記載為是。」

↑ 淮深　原作「惟深」，據新唐書卷二一六下、新唐書吐蕃傳箋證、通考卷三三四四裔考改。